

胡可 / 著

走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随军手记

通

烟

火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83 3227 7

# 走过硝烟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随军手记

胡可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过硝烟:一个文艺工作者的随军手记/胡可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8

ISBN 7-5033-1542-3

I. 走… II. 胡…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328 号

**书 名:走过硝烟——一个文艺工作者的随军手记**

---

作 者:胡 可

责任编辑:张 鹰

装帧设计:闫可钦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7.25

插 页:1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542-3/I. 1237

定 价:1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胡可

1921年生，山东青州人，满族。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作品：话剧《清明节》、《戎冠秀》、《喜相逢》、《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等；出版戏剧论文集《习剧笔记》、《胡可论剧》、《读剧杂识》、《剧事文稿》等。

# 自序

我的前半生一直以戏剧创作作为专业。为了使作品能较好地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我曾自觉地多次“下乡”和“入伍”。在战争年代，除了参加过减租、土改等地方工作，更多的则是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并尽自己所能，根据部队的需要做些通讯报道和宣传鼓动工作。

作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亲历者，我没有承受过每一个指挥员都曾承受过的那种战斗胜负系于一身的压力，没有经历过每一个战士都曾经历过的与敌人拼杀搏斗的实感。我是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经历了这几场战争的。尽管如此，这些经历在我的一生中仍是最为宝贵、最值得珍惜的。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事文艺创作以后便把日记变成为札记生活素材的手册。战争环境下这些手册很难都带在身边，我1943年以前的日记在反“扫荡”中已全部毁于战火，其中记载着我跟随骑兵团到山外伏击敌人和两次到敌占区进行对敌政治攻势的经历，这些都已无从追忆。保存下来的则有到游击区活动的日记，1943年反“扫荡”期间的日记，解放战争中几次跟随部队活动的日记，和到朝鲜战场在我志愿军部队中生活的日记。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其内容杂乱繁琐，本无示人之意。半个世纪过去了，不觉进入耄耋之年，偶然翻阅，竟像见到老照片一样引起无限感慨，并预感到这些纪实性文字将随着我生命的终止而消失，于是萌发了

自序  
1

挑选几段记叙当年战争生活的日记公之于众借以保存的想法。于是利用养病的空闲,把解放战争中的几段日记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段日记陆续誊抄出来,连同已发表过的抗日战争中的几段日记,集成为这样一本实录性的东西。记述的事实谈不到多少史料价值,也谈不到什么文采,惟一的奢望是对于没有经历过当年战争的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当年的时代气氛,增加些感性知识;对于未来的文艺同行,或许能提供一点素材,引发一些感触。如能取得此种效果,而不觉得过于乏味,对我将是极大的安慰。

作者

2001年12月

封面题字 \ 胡 朋  
责任编辑 \ 张 鹰  
装帧设计 \ 闫可钦  
责任校对 \ 刘晓京



## 目 录

|                |       |
|----------------|-------|
| 自序 .....       | ( 1 ) |
| 沟里日记 .....     | ( 1 ) |
| 反“扫荡”日记 .....  | (21)  |
| 出山日记 .....     | (57)  |
| 西线日记 .....     | (66)  |
| 大同外围日记 .....   | (85)  |
| 归营日记 .....     | (109) |
| 南线战役随军日记 ..... | (126) |
| 东山日记 .....     | (141) |
| 甘水峰日记 .....    | (169) |

# 沟里日记

1943年3月,我曾到定唐县游击区体验生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封锁边区,限制我方人员活动,曾胁迫群众在边区周围挖了很深的封锁沟,老百姓习惯地把敌人占领的平原地区称作“沟里”。“沟里”环境不同,不可能像平时那样记日记,只能在小本上暗记下几个字备忘。从“沟里”回到根据地以后,曾追记下这十几天的见闻。

到“沟里”去的这一段日记,谁想竟一直保存到今天。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友人约写回忆录,于是翻找了出来。本子是用油光纸自订的,已残破不堪,惟字迹尚可辨认。为偷懒计,乃抄录数则,用以交卷。

1

## 第1日

我换上了便衣,只带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和一个小本子,准备到“沟里”去。计划在那里呆半个月,再回来随定唐支队一起活动。

昨天早晨,支队所属的四队在西墀村遭到敌人袭击,牺牲10余人,负伤4人,被俘20余人。昨天下午和今天一整天,邻近村庄的战士亲属陆续来队询问,有老头也有年轻妇女,他们想知道自己儿子或丈夫的确切消息。文书向他们解释说现在情况还没有查清,待把情况了解清楚后一定告诉他们。家属们以为文书有意隐

瞒,纷纷说:

“你说吧,我们受得住!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打仗嘛,哪能不死人?敌人也是死呀!”

“为抗日,死了也是光荣的!”

几批来询问的家属,都是这种语气。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有一丝怨忧,从他们的眼里寻不到一滴泪光。我受到感动,进一步懂得了“子弟兵”的含意。

傍晚随地方干部们一起出发。出发前我向支队借了两颗手榴弹。手榴弹是从战士手里抽调的,有一颗弹体上缝了个白布套,上面写了“牺牲决心”字样。两颗太沉,决定只带一颗,我选择了那写着“牺牲决心”的一颗。

出发了,我跟随着县委副书记王同志。同行的还有七八人,有的背了包裹,有的腰里别着驳壳枪,有的戴着三叶瓦皮帽子,披了大氅,有的却挑了担子,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干部。没有军人,完全是“地方”色彩。

天色渐暗。我们走过西坪村,那四队受损失的地方,再越过马庄,就逐渐走到平原地上来了。啊,多久没有见到过平原了!地平线朦朦胧胧地围着我画了一个圆圈,我感到兴奋,新奇,愉悦。我们走着,离山渐渐远了,地下已寻不到石块。前面黑黝黝的,那是村庄。村庄那么大,那么死寂。寨门关闭着,我们悄悄地扭开寨门,悄悄地通过街道。

开始下起小雪或是冰粒,凉飕飕的。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天地黑成了一片。人群中我已认不出哪个是带领我的王同志了。

过沟了。看不见沟有多深,一个接一个顺着绳索坠下去,又顺着绳索爬上来。从感觉,那是一条两人多深的陡直的沟。

过沟不久,我们在一个村庄的边缘上悄悄停了下来。停了一会儿,就一个随一个地翻过一家的院墙,进到老乡的屋里。麻油灯燃亮了,主人端着灯审视着每个人的脸。一个女干部惺忪着两眼

从隔壁屋里冲出来和大家寒暄。于是人们用棉被挡严了格子窗，主客间开始亲热地低声谈笑着，互相交换着近日来的消息，一面擦拭着驳壳枪和子弹。

在这低低的谈笑声中，结束了到过“沟里”来的第一夜。

## 第2日

醒了。听到久违的火车轧轧声，拉一声响笛儿，又渐渐地消失。

我爬起来。这时主人已经把一盆热腾腾的山药粥端上了炕桌，我吃着饭，好奇地听着人们的谈话。这时知道，这个村子叫田家庄。

一个样子很憨直的干部来向县委副书记王同志汇报，说到去抓治安军小队长没有抓住，反而抓来了小队长的姘头的事，其实治安军小队长就藏在被窝里，被他逃脱了。王同志对他大加谴责，他起初还辩白，后来就默默无言，一个人坐在炕上发呆。他就是后来和我混了好几天的区治安员老谢。

晚上从田家庄分散。我被交给一个脸上有红斑的小伙子，由他带我到“三区”。我紧紧跟随着他，走在茫茫黑夜里。他时面回头叮嘱我：“轻点。”“前边是炮楼。”就这样蹑手蹑脚地进入一个不知名的村庄。

悄悄来到一家，满满一屋子人。有抗日政权的村长、村副，有敌伪政权的保长、报告员，正为着炮楼上打了一枪的事商议着编造一个什么情况去向敌人报告。

在昏暗的灯光里，我又被移交给一位姓刘的同志，于是我随着这个新的向导转移到另一个有着敌人炮楼的不知名的村庄。在这里，我又被移交给一个被称为田科长的地方干部。夜深了，田科长叫一个名叫锁儿的年轻人领我去睡觉。锁儿有一双长睫毛的大眼睛，一副整齐的牙齿，黑油油的脸膛。这是一个好小伙子，几天前

他曾一个人在村外秘密地处死过一个特务，至今敌人还没有察觉。

### 第3日

清早，房东大伯来悄悄告诉锁儿，说昨天夜里来了一伙便衣，现在住在我们的隔壁。这伙便衣自称是“八路军基干队”，说要找八路军的村干部，问村里粮秣委员是谁，要交粮票菜金。房东大伯看他们衣服挺新，里边没有一个熟人，又没有区干部领着，而且口音也不对，知道是特务冒充的，就先把他们安顿了下来。

“这会儿还在隔壁呆着哩！”大伯悄悄地说，“我看你们还是进去吧！”说罢掀开了我们的炕席，又掀开炕上的一块土坯，露出了黑黝黝的洞口。

我今生头一次钻地道。洞里漆黑，潮湿，散发着泥土的腥味。洞很狭窄，有的地方要硬挤着才能通过。我随着锁儿爬行了很久，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钻来钻去，钻上钻下，也分不出东西南北。后来，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锁儿说那是开在井壁上的一个气眼。

显然洞里还有别人，能清楚地听到人的喘息声和人身躯扭动的沙沙声。还可以听到头顶上人们的脚步声，听到车轮滚滚而过的声音，听到铁链子稀里哗啦打水的声音。

后来锁儿领我到了一个比较宽敞的所在。那里土窝里燃着一盏麻油灯，灯光如豆，却给这黑暗世界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借着光亮，我看到了几个青年人和孩子的脸。他们熟悉每一条通路，熟悉通往各家的洞口。这曲折迂回的地道，耗费了他们多少个秘密劳动的夜晚啊！

锁儿听到了上面的暗号，于是我们循原路爬出洞口。我没有认出这是什么地方，炕上堆满了杂物，好像无人住过一样。我定一定神，才发现这其实就是我们睡觉的房子，为了不使敌人察觉，房东把它临时改装成了储藏室。房东大伯一面用笤帚扫去我们身上的土，一面告诉我们：隔壁住的便衣特务没有捞到什么，已回到炮

楼里去了。

我们吃着这家房东为我们烙的山药面饼，一面听着大伯的叙述。他曾当过本村的村正，因完不成敌人的摊派，被敌人毒打过。他说到鬼子怎样打他的脖儿拐，使他连摔几个跟头，说到这里，竟悲愤得哽咽住了，昏花的老眼里漾着泪水。听着大伯的叙述，我实在不忍吃这专为我们做的山药面饼，眼下正是春荒时节，老百姓一天只能喝两顿“沫子”，却把干的给了抗日人员。……

晚上，刘、马二同志来。在漆黑的夜里，我随他们向另一个村庄转移。刘同志拿了一把三八刺刀，夹了一个小包袱在前面探路，马同志和我走在后头，为了应付突然情况，我们疏散开走。刘、马两同志对这一带每一个村庄、每一条岔路都是熟悉的，每到一个村庄，总是由刘同志熟练地跳过村口的栅栏门，轻轻地拾开它，放我们进去，然后又轻轻地拾上。

我们走进一家。屋子里挤满了人，一个披着皮袄的矮胖区干部正为交纳公粮的事向人们训斥着，他的姿态口气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反感，谁想马同志竟把我向此人做了移交：“这是黄科长，这是剧社的胡同志，你们都是正式党员。黄科长你要切实负责，等你们的会议结束，再叫胡同志去跟李明同志一起。”我忍耐地听黄科长训完话，又跟着他去教育了前天被老谢抓来的女人、那个治安军小队长的姘头。又是一通训斥。然后就让来作保的人们领她回去。黄科长告诉我，抓来这女人成了负担，还得管吃管喝，可是既抓来就不能随便放，要让人保她回去起点作用。至于刚才训斥的那是故意拖欠公粮的顽面地主，有粮食就是不肯交的。听了黄科长一席话，我也就打消了开始对他的反感。

跟着黄科长又过了一道沟，宿在北宋村的地道里。地道比较宽阔，可以猫腰行走。地道凹处像一间小屋，铺了干草，油灯下看到有几个老乡睡在里面。他们是脱了衣服睡的，我们的到来，驱走了他们的睡意，爬起来说长道短。

北宋村前不久遭到敌人“清剿”，杀死群众数人，烧毁房屋一所，现在尚人心惶惶。不过这个村庄基础好，睡在洞子里是安全的。

#### 第4日

醒来，两眼漆黑，并且还嗅到一股腥湿的泥土的潮气，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在洞子里。

传来了轻微的声音。我注意地谛听着并分辨出那是地面上车轮滚动的声音，并且似乎听到隐隐的鸡啼，我想大概已经是早晨。及至爬出洞来，见太阳已经老高，耀眼的阳光洒满了农家的院落。

饭后，房东老云叔到胡同里为我们放风，我们急速穿过街道到另一家去同本区的干部们会合。

这是我到“沟里”来所参加的第一次区干部的会议，议题很多，使我对本区当前中心工作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注意地听着，在小本上简略地记下他们讨论的要点。区干部都是实干家，但在会上发言却喜欢搬弄名词。主持会议的黄科长文化程度不高，念一份春季政治攻势的指示都吃力，可是撇开文件就讲得头头是道，是一个忠诚老实的同志。区干部老崔政策观念不强，为了向炮楼喊话，主张骂一通伪军了事。黄科长就批评他不懂斗争，小孩子脾气，主张以区政府面目出现，在政治上争取他们。老崔也不反驳，只是眯着眼笑。比较稳重的是王助理员，戴一顶瓜皮帽，像个商人模样，考虑问题十分周到，发言也有水平（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曾跟他在一起活动）。还有那个小安，是个年纪较轻、非常爱漂亮的小伙子，满脸青春疙瘩，洗脸、照镜子用去的时间最多，会上不大发言。

会开了一整天。开会的地方距洞口较远，人又多，大家说起来都认为太冒险。

晚上随黄科长转移到渠河，过沟后又到砖路，又过沟又回到北

宋村，一夜时间绕了一个大圈。睡在另一个洞子里，人挤满了，睡的地方守着个腥臊的小便池，也只好马马虎虎睡下（次日得知，就在今夜我们转移时，恰和敌人的特务们走了一个迎面，因夜黑，互相都没有察觉）。

## 第5日

醒来，点灯，擦了十几根火柴，都是着一下立刻熄灭。洞里缺少氧气。洞口是由房东在外面用土埋起的，只有叫我们吃饭时才把洞口的石板搬开。

今天在地道里继续昨天的会。燃起了两盏油灯，挤了一洞子人，开着开着就忘记了这是在白天。该区当前的工作中心在经济方面：征收公粮，打击伪钞，反对敌人勒索，反对伪集市，缉私，平糶，贷款等。我参加会主要是听，在知道的事情上偶尔也发言。

在洞里开了一天会，出洞来正是夕阳西下，宿鸟归林的时候。不久大地复归于苍茫，黑夜来临。人们开始疏散。我们一行六人，由北宋村转移到渠河。

在渠河见到了区委书记李明同志，黄科长把我介绍给他。从今以后，我便和李明同志一起行动。

睡在一户人家的密室里。从桌子底下爬进去就到了这间密室，也就是俗称的夹壁墙，从屋外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走了大半夜，进入密室就疲惫地睡去。

## 第6日

白天转移到另一户人家开会。到会的是这个小区的干部和群众团体干部约八九人。因为分成了小区，研究起工作就比前两天的讨论具体得多。比如针对敌人的搜刮粮食阴谋，组织缉私小组，实行禁粮出村，扣住的粮食以百分之二十奖励缉私人，百分之八十赈济困难户。又如为了坚持斗争，还要进一步发展地道，等等。会

开了一天，夜里匆忙谈完那未及谈完的问题，便根据划分的小组，急速地分散了。

李明、老谢和我分为一个组，当晚转移到砖路。李明是个很和蔼很细心的同志，他弄不清我的“体验生活”是什么意思，常常劝我休息。“我们开会了，你休息一下把！”经我再三说明来意，才得以参加他们的会议。明天晚上要实行破沟和向敌炮楼喊话了，因为没有武装掩护，说什么也不让我参加，而把我交给了砖路村的伪保长高庆林。

高庆林原为我军某部供给员，退伍回家后地区变质，由我村政权推他出任伪保长，实则为我工作。他领我来到他的侄子家，让我住在北房的里间。

“这里有一个秘密洞，保证没问题。”保长说着掀开了墙上的那幅《天河配夫妻勤劳耕织图》中堂，露出了墙壁上的一个洞口，然后把中堂放下来，悄悄地说：“谁也不理会。”

这个村子是敌人的据点，村南炮楼上驻有六名鬼子，炮楼下平房驻有十几名伪警备队和几名警察。伪保长高庆林正为了给敌人派夫而忙碌着，他把我交给他的侄子——一个年近五十的农民，便匆匆走了。他的侄子给我抱来被子，端来尿盆。

我望着墙上那幅中堂和两旁的对联，道是“金屋笙歌谐卜凤，洞房花烛喜乘龙”，中堂和对联还不很陈旧，看来是这家年轻主人的卧室。我和衣而卧，就这样住在了敌人据点里，由伪保长负责着我的安全。

## 第7日

这家的主人一清早便出夫替敌人挖沟去了。出夫是无偿的。如果代替没有劳力的人家出夫，就可以赚绿票（伪钞）一元五，不过一元五绿票也只能买三斤多山药，刚够吃饱两顿山药粥。值此春荒时候，能喝上山药粥已经是好光景了。据了解，这里群众能吃到

麦收的不过十几家，能吃到秋收的不过两三家，大多数人家眼看没饭吃，要饭逃荒的现象已越来越多了。

房东老太太给我端来山药粥，惭愧地说：“唉！饭不好，着实对不住！”我不知说什么好，心想，应该感到惭愧的该是我这样的对斗争毫无贡献的人啊！

我吃饭的时候，老太太坐在一旁向我打听山里的消息，并告诉我她的儿子在边区龙华县青救会里工作。既然是我们的干属，我也就尽我所知，把边区的情况向她做了介绍。说着，一个年轻妇女走进屋来，非常注意地听着，不时关怀地提一些问题。我想，她必是那位青救会干部的妻子，这间新房的女主人了。

春天来了，院子里飘着柳絮。尽管炮楼上不时地响起机枪，鬼子伪军不时地进村来抓民夫，但这条小巷还安静，只要敌人不进这条巷子，人们是不必钻洞的。

这家临近村边。下午我去后院解手，曾伏在断墙上着实地眺望了平原的景色。到“沟里”几天来，天天走夜路，白天的平原景致，今天还是初见。落日给天边染上红霞，金光四射着，丛林一簇簇地点缀着这旷野。我向北方望去，山只剩了淡淡的一条曲线。火车轧轧声从远方传来，叹息了一声又向远方消失。黄昏来临，乌鸦呀呀地飞上树梢，西天现出了一钩新月。于是我想起了被层层沟壑阻隔的山里的同志们，想起正在平山县农村深入生活的战友们。

这家的主人白天替敌人出夫挖沟，夜晚又参加我们的“破交”，把沟填平。他深夜回来，悄悄睡在我的旁边。我醒了他告诉我完成了平沟任务，炮楼的敌人向平沟的方向打机枪，问我听到没有。我想我大概是睡熟了，竟没有听见。

## 第8日

主人又去出夫了。